

<<白牙>>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白牙>>

13位ISBN编号：9787544239875

10位ISBN编号：754423987X

出版时间：2008-06

出版时间：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英] 查蒂·史密斯

页数：399

译者：周丹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白牙>>

内容概要

《白牙》世纪末。

北伦敦。

三个家庭。

两代人。

一出荒诞大戏。

这里有世界上所有的肤色，以及白色的牙齿。

毫无信仰的白人阿吉一辈子都靠掷硬币作决定，30年的婚姻突然破裂，自杀未遂的他与牙买加黑人姑娘闪电般再入围城。

他的二战战友萨曼德，一个孟加拉的穆斯林，出生高贵、教育良好，在英国却只能端盘子为生。

萨曼德的双胞胎长子被送回孟加拉，却倾心西方文明，比英国人还像英国人；次子从小在伦敦街头呼风唤雨，却对西方充满仇恨，加入激进组织。

阿吉的独生女儿艾丽怀孕了，却永远无从得知孩子的父亲是双胞胎中的何人。

犹太青年乔舒华是艾丽的追求者，他父亲、生物学家马库斯正字研究一只令所有人抓狂的“未来鼠”。

1992年12月31日，围绕这只鼠，各方汹涌激荡的势力终于正面交锋，阿吉破天荒未掷硬币，便决然作出了惊人选择……

<<白牙>>

作者简介

查蒂·史密斯 (Zadie Smith 1975—) 当代英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奥兰治 (Orange) 奖得主，入选2003年英国著名文学杂志《Granta》10年评选一次的“英国20位最佳青年作家”。

在多族裔混居的北伦敦长大，父亲为英国白人，母亲带有牙买加黑人血统。

查蒂6岁就开始写诗，创作短篇小说。

不过，她童年时的梦想并不是当作家，而是做跳踢踏舞的舞蹈家。

中学时，查蒂似乎不是那种有远大抱负的好学生。

她把绝大部分课余时间都用在阅读和交友上，还抽过大麻。

当她告诉老师自己想申请剑桥时，老师直接告诉她这想法太荒谬，太不切合实际。

然而，她果真如愿来到了剑桥大学研究英语文学。

在剑桥国王学院，她整天沉浸在小说的世界里，从她喜爱的作家如福斯特、塞林格和冯内古特那里学习写作的技巧和审美情趣。

上高中和大学时，她还曾靠在酒吧做爵士乐歌手打工赚钱。

在剑桥读书时，查蒂遇到了尼克·赖尔德。

赖尔德当时正在研修诗歌并且编辑诗集。

两人于2004年结婚。

查蒂·史密斯是一位喜欢挑战正统的个性作家。

她的这一性格从年少时改名一事就已显露出来。

她原来叫Sadie，14岁时自作主张改成了Zadie，在英语中，S音更柔和，而Z音则响亮些，更有个性，也更有异国情调。

当所有人都对查蒂的处女作《白牙》叫好的时候，有一个人却在“阴阳怪气”地说，这部作品出自少年老成、故作姿态者之手，“书中一些片断如杂草丛生，不堪一读。

这个人就是查蒂·史密斯本人。

她是自己最猛烈的批评家。

她指出：“我怀着写一本巨著的巨大野心，但是我不认为它就是那本巨著。

此外，媒体对《白牙》的过分反应也让她觉得难以承受。

她说：“我希望可以继续乘地铁，我希望拥有正常的生活。

我不喜欢被人盯着看的感觉。

2002年，为了获得精神上的清静，盛名之下的她选择离开英国来到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继续从事写作。

主要作品有：《白牙》(White Teeth)、《搜集签名的人》(The Autograph Man)和《论美》(On Beauty)，三部作品三次入围布克奖，并各自斩获诸多文学奖项。

<<白牙>>

书籍目录

阿吉第一章 阿吉·琼斯的奇特再婚第二章 出牙期的烦恼第三章 两个家庭第四章 三个就要出世第五章 阿尔弗雷德·阿吉宝德·琼斯和萨马德·迈阿·伊克巴尔的牙根管萨马德第六章 萨马德·伊克巴尔面临的诱惑第七章 臼齿第八章 有丝分裂第九章 反叛！第十章 曼加尔·潘迪的牙根管艾丽第十一章 艾丽·琼斯的不良教育第十二章 犬齿：松土齿第十三章 霍腾丝·鲍登的牙根管第十四章 比英国人还像英国人第十五章 夏尔芬主义对决鲍登主义马吉德·迈勒特·马库斯第十六章 马吉德·迈勒特·马库斯和姆布塔杀姆·伊克巴尔的归来第十七章 危机谈话和紧急策略第十八章 历史的终结对决最后一个男人第十九章 最终的空间第二十章 老鼠与往事

章节摘录

阿吉 第一章 阿吉·琼斯的奇特再婚 黎明伊始，世纪将尽，克里口伍德大街。一九七五年一月一日六点二十七分，阿尔弗雷德·阿吉宝德·琼斯身穿灯芯绒衣裤，坐在充满浓烟的骑士手枪手牌旅行车里，脸冲下扑在方向盘上，期待即将到来的审判不会太难承受。他的身体呈十字形，下巴松弛，双臂像堕落天使那样在两侧张开，兵役奖章（左手）和结婚证（右手）被揉成一团握在手心，他打定主意，要把错误随身带进坟墓。绿色交通灯微弱的闪光映入眼中，是向右转的信号，但他已决意置之不理。他甘心赴死并已作好准备。他已抛了多次硬币，决心坚持执行。他铁了心要寻死。实际上，这就是他的新年计划。

不过，即使在呼吸时有时无、目光逐渐暗淡的时候，阿吉还是意识到，在别人看来，在克里口伍德这个地方自杀是个很奇怪的选择。透过挡风玻璃第一个注意到他垂头弯腰姿势的人会觉得奇怪，整理报告的警察会觉得奇怪，被叫来写上五十字报道的本地新闻记者会觉得奇怪，看报道的亲戚也会觉得奇怪。克里口伍德街夹在雄伟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电影院和开阔的十字路口中间，它不是寻死的地方。它是用来路过的，人们来这里是为了经由A41号公路去别的地方。但是阿吉·琼斯不想死在赏心悦目的偏僻林地，也不想死在长满了娇弱石楠花的悬崖绝壁。阿吉觉得，乡下人应该死在乡下，城里人应该死在城里，这才死得其所。活在哪里，就该死在哪里，这才是正理。阿吉宝德理应死在这条污秽的城市街道上，这里就是他生命终结的地方。他活到四十七岁这把年纪，却落得个孤家寡人的下场，住在已倒闭的薯条店楼上的一居室公寓里。他不是那种擅长周密安排的人——写遗书、作葬礼安排——他不是那种喜欢异想天开的人。他要的只是一点点安静、一点点嘘嘘，只要能全神贯注就行。他要在纯粹的安宁和寂静中完成这件事，就像教堂里空无一人的忏悔室，就像大脑中思想和语言之间的那个间隙。他要在商店开门前做好这件事。

一群不知从何处飞来的鸽子从空中猛扑下来，一开始好像瞄准了阿吉的车顶，最后却漂亮地转了一个大弯，像打棒球时投出的曲线球一般优雅地移动着，降落在有名的清真肉店：侯赛因·以实玛利肉店。

阿吉快死了，不可能发出很大声响，但当他看到飞禽卸下重负、在白墙上留下紫色条纹时，他在心中温暖地微笑着。

他看着鸟儿在侯赛因·以实玛利肉店的檐槽上方伸长了头偷看；他看着鸟儿盯着宰杀了的鸡、牛、羊，它们缓慢而平稳地滴血，它们就像大衣那样在店里四处挂着。

不吉利，鸽子本能地感觉到了不吉利，所以它们飞过阿吉身旁而没有停留。

阿吉并不知道，尽管放在后座上的胡佛电动吸尘器管子正把尾气泵入他的肺里，但那天早晨他很幸运，那层薄薄的幸运之云如同清新的露珠一样罩着他。

就在他的意识处于半清醒半模糊之时，行星的位置、苍穹的音乐、中非灯蛾那半透明翅膀的拍击，还有那一大群拉屎的玩意儿，都已决定要给阿吉第二次机会。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也不知是由身处何方何人下的决定，反正阿吉注定将活下去。

侯赛因·以实玛利肉店的老板叫摩·侯赛因·以实玛利，一位身壮如牛的大汉，前额的头发起伏有致，向后拢成一把鸭尾巴。

摩认为，在鸽子这个问题上，你必须触及根源：排泄物不是问题，鸽子本身才是问题。

鸽屎不是屎（这是摩的咒语），鸽子才是屎。

于是，在阿吉差点死掉的那个清晨，在对侯赛因·以实玛利肉店而言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清晨，摩把他

<<白牙>>

硕大的肚皮搁到窗台上，探出身子，挥舞着切肉刀，想阻止纷纷掉落的紫色屎粒。

“滚开！”

滚，你们这帮拉屎的杂种！

啊呀！

六只！

“这差不多是在打板球——英国人的运动，但经过了移民的改造，六是一次抡击最多能打到的鸽子数量。”

“法林！”

摩朝下面的街道喊着，威风凛凛地举着血淋淋的切肉刀，“你来，用棒子打，小伙子。准备好了吗？”

在他下方的人行道上站着法林——一个严重肥胖的印度小伙子，毕业于街角那所学校的他入错了行。

这时，他仰起头，就像摩的问号下面那个无精打采的大黑点一样。

他的任务是不辞辛劳地爬上梯子，把一颗颗粘在一起的鸽屎捡起来放进超市购物袋，然后扎紧袋口，扔到街对面的垃圾箱里。

“快点，胖墩。”

摩的一个伙夫喊道。

他举起扫帚戳着法林的屁股，说一个字便戳一下，好像扫帚是标点符号，“让、你、的、象、头、神、见、鬼、去、大、象、娃、娃、捡、屎、去。”

摩擦掉前额的汗水，哼了几声，然后朝克里口伍德街望去，扫视着丢弃在大街上的、被酒鬼当成露天沙发的扶手椅和一块块小地毯，自动售货机中心，油腻腻的小酒馆，还有小型出租车，上面全都洒满了鸽屎。

摩相信，总有一天，克里口伍德街和街上的居民会感谢他每天的大屠杀行动；总有一天，街上的男女老幼再也不用按一比四的比例把清洁剂和醋混合起来，擦洗从天而降的粪便。

“鸽屎不是屎，”他一本正经地重复着，“鸽子才是屎。”

摩是本社区唯一真正明白这话的人，为此他觉得自己很有点禅味——对所有人都满怀善意。

就在这时，他看到了阿吉的车。

“阿萨德！”

一个眼神躲躲闪闪的瘦子从店里走出来。

他留着八字胡，穿着四种深浅不同的褐色衣服，手掌上沾着血。

“阿萨德！”

摩强忍着火气，用一根手指直指着车子，“孩子，我问你一句话，只一句。”

“什么事，阿爸？”

阿萨德说，两只脚换来换去。

“这他妈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车停在这里干什么？

六点半到货。

六点半有十五头死牛要来。

我得把它们整干净了。

那是我的生意。

你明白吗？

肉要来了。

所以，我不明白……摩摆出一副困惑不解的样子，“因为我想，这里明明白白写着‘送货区’三个字。”

他指着一只旧木条箱，上面写着“全时段全车型禁止停车”的字样，“怎么回事？”

<<白牙>>

“我不知道，阿爸。”

“你是我儿子，阿萨德。”

我雇你是要你明白事情，他才不用明白——他把手伸出窗子，拍了法林一下。

法林正在走钢丝似的对付危险的檐槽，后脑勺猛地遭此一击，差点从梯子上翻下来，“我雇你是要你明白事情，要你盘算状况，要你弄清造物主也说不清道不明的宇宙黑暗。”

“阿爸？”

“去弄清楚那是怎么回事，让车开走。”

摩消失在窗口。

过了一分钟，阿萨德带着答案回来了：“阿爸。”

摩的脑袋又从窗口冒了出来，如同恶毒的布谷鸟从瑞士钟里钻出来那样。

“他在吸毒气，阿爸。”

“什么？”

阿萨德耸了耸肩膀，“我朝车窗里喊，叫那家伙走开，他说：‘我在吸毒气，别管我。’”

“就是这样。”

“谁也不能在我的地界吸毒气，”摩一边下楼，一边厉声说道，“这不是我们的经营范围。”

一走到街上，摩就冲向阿吉的汽车，拽住堵着车窗破洞的毛巾，用牛一般的蛮劲拉下了五寸。

“你听到了吗，先生？”

我们的经营范围里没有自杀这项。

这里是清真肉店，按教规供应肉食，懂吗？

如果你要死在这里，我的朋友，你得先全身放光了血才行。

阿吉从方向盘上抬起头来。

就在他凝视着这个汗淋淋的褐色大块头、意识到自己还活着的当儿，他感到一种灵光闪现。

他觉得，有生以来，生活第一次对阿吉·琼斯表示了首肯。

不仅仅是“好”，或者“既然已经开始了，那就继续下去吧”，而是响亮的首肯。

生活需要阿吉。

她怀着妒意，把他从死亡的虎口里抢了出来，重新拉回到自己的怀抱。

虽然阿吉不是她最好的物种，但她还是留下了他，而阿吉呢，连他自己都觉得意外，也要活下去。

他拼命摇下两边的车窗，深深地大口吸着氧气，喘息着对摩千恩万谢，眼泪沿着双颊汨汨而下，双手紧抓着摩的围裙。

“行了，行了，”肉店老板边说边扳开阿吉的手指，把自己擦干净，“现在开走吧。”

我的肉要来了。

我是做放血生意的，不做心理咨询。

你应该去偏僻大道，这里是克里口伍德闹市区。

阿吉仍哽咽着不住道谢，慢慢调了头，从路边开出来，向右转去。

阿吉·琼斯自杀是因为老婆奥菲莉娅最近跟他离婚了。

奥菲莉娅是意大利人，有一双紫罗兰色的眼睛，嘴唇上有一圈淡淡的绒毛。

但在新年第一天清晨，他用吸尘器管子吸毒气倒不是因为爱她，而是因为跟她生活了那么久却没有爱过她。

阿吉觉得婚姻就像买鞋，把鞋带回家，却发现不合脚；看在鞋的式样分上，他将就着穿了。

过了三十年，一天，鞋子忽然自己爬起来，走出了屋子。

她走了。

三十年。

<<白牙>>

在他的记忆中，两人最初的相遇同别人一样美好。

一九四六年早春，他跌跌撞撞地走出黑暗的战斗，迈进佛罗伦萨的咖啡屋，在那里，招待他的是一位灿若朝阳的姑娘——奥菲莉娅·戴吉罗。

一身黄衣的她，递给他一杯满是奶泡的卡布奇诺咖啡，举手投足间散发着温暖和性感。

他们像戴着眼罩的马一样走进了婚姻殿堂。

奥菲莉娅不知道，在阿吉的生活中，女人从来就不是白昼——他在内心深处不喜欢也不信任女人，只有女人笼罩在光环里的时候，他才能爱她们；同时也没人告诉阿吉，戴吉罗家族中，奥菲莉娅有两个患瘵病的姑妈、一个同茄子说话的伯伯和一个衣服前后倒穿的表兄。

他们结婚了，一起到了英国。

她很快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很快把她逼疯了，光环被打发到阁楼里接灰尘，跟一堆小摆设和破烂厨具为伍，这些东西都是阿吉打算有朝一日要修理的。

在那堆小东西里，就有一只胡佛吸尘器。

节礼日早晨，在阿吉把车停在摩的清真肉店外面六天前，他回到亨顿街的半独立式房子找那只胡佛吸尘器。

这是他在这么多天里第四次上阁楼，为的是把一次婚姻中的零碎物品运到新公寓去，胡佛是他要求取走的最后一件东西——一件最破烂、最难看的東西，就因为失去了房子才想要回来的东西。

这就是离婚：向你不再爱的人要回用不着的东西。

“你又来了，”西班牙女佣——她叫桑塔一玛丽亚或者玛丽亚一桑塔或者别的什么——站在门口说，“琼斯先生，这回来拿什么？”

洗碗槽，嗯？”

“胡佛，”阿吉冷冷地说，“吸尘器。”

她朝他看了一眼，对着门垫吐了口痰，差点吐到他的鞋子上，“欢迎，先生。”

“这地方已经成了他仇人的庇护所。”

除了女佣，和他作对的还有奥菲莉娅的意大利大家庭、精神治疗护士、调解会派来的女人，当然还有奥菲莉娅本人——这个精神病院的中心。

她这会儿正蜷缩在沙发上，胎儿似的缩成一团，嘴巴对着百利酒瓶发出牛叫声。

他花了一小时又一刻钟才穿过敌人的阵地——费这么大力气是为了什么呢？

一台坏掉的胡佛吸尘器，几个月前就已经丢弃不用了，因为吸尘器打定主意要倒行逆施：喷尘而不是吸尘。

“琼斯先生，既然到这里来让你这么不开心，你干吗还要来呢？”

适可而止吧。

你要它有什么用呢？”

“女佣跟着他走上阁楼，随身还带着去污剂，”已经破了。

你用不着了。

看到没？”

看到没？”

“她把吸尘器插进插座，摁着不会动的开关。”

阿吉拔出插头，一声不响地把线绕到机器上。

哪怕破了，他也要带走，所有破东西都要带走。

哪怕只是为了证明自己还有一点用处，他也要把屋子里每一件该死的破东西都修好。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叫桑塔什么的女佣又追着他下了楼，”你老婆脑子有病，你倒干这种事！”

阿吉把胡佛抱在胸前，来到挤满人的客厅，众目睽睽之下，他打开工具箱修理起来。

“看他那样子——”奥菲莉娅众多祖母辈亲属中的一位开口了。

她薄有姿色，披着大披肩，脸上的痣少些，“他什么都要拿走，对不对？”

他拿走了她的理智，他拿走了搅拌器，他拿走了旧音响——他什么都拿，就差撬地板了。

<<白牙>>

真叫人恶心……”调解会派来的女人摇了摇皮包骨头的脑袋，表示赞同，她即使在大晴天也像浑身湿透的长毛猫。

“真叫人作呕，你不说，我也这么想，真叫人作呕……不用说，最后还得我们收拾烂摊子。

正是这个白痴——”不等她说完，护士就接过话头：“她离不开别人照顾，对吧？”

……现在，他倒拍拍屁股走了，这女人真可怜……她需要一个合适的家，她需要……”我在那里呢，阿吉很想说，你们明知道我在眼前，我就在眼前，还这么乱说。

再说那是我的搅拌器。

阿吉生性不爱吵架。

他听凭人家数落了十五分钟，一声不响地用碎报纸测试胡佛的吸力。

试着试着，他心里涌起这样一个念头：生活是个大包袱，叫人不堪重负；即使失去一切、把所有行李丢在路边、走向黑暗，也比继续背着包袱来得容易。

你用不着搅拌器，阿吉伙计，你用不着胡佛。

那玩意真是死沉沉的。

放下包袱，阿吉，加入天上那些快乐的露营者的行列吧。

那有什么不对吗？

阿吉一只耳朵里响着前妻及其亲戚发出的声音，另一只耳朵充斥着吸尘器发出的噪音，对他来说，“末日”似乎近在咫尺、无法逃避。

同上帝或别的什么信仰无关，只是觉得世界末日到了。

劣质威士忌、新奇脆饼和特色糖果（草莓味的已经吃光了）——光是这些东西还不足以支撑他走进又一个新年。

阿吉耐心地修好胡佛，有条不紊地用它把客厅彻底打扫了一遍，把吸头伸进最难打扫的角落里测试。

他郑重地抛了一个硬币，（正面朝上，活；反面朝上，死，）看到硬币反面朝上，也没感到异样。

他沉着地卸下吸尘器的管子，把它放进手提箱，最后一次走出了这所房子。

死并不容易。

你不可能把自杀列入待办事项清单，与清洗烤肉盘、给沙发脚垫上一块砖之类的事情列在一起。

自杀是决定不作为，是做的反面，是遗忘边缘的吻。

不管一个人嘴上怎么说，自杀总需要胆量。

它适合英雄和烈士，适合真正自负的人。

阿吉不是这类人。

他在世间的地位可照大家熟悉的比例衡量：鹅卵石：海滩 雨点：大海 针：干草堆 所以，有那么几天，阿吉没有理睬硬币的决定，只是把胡佛管子带在车上。

一到晚上，他透过挡风玻璃看着恐怖的天空，又同以前一样意识到自己在宇宙中所占的比例，感觉到自己渺小而无所依托。

他想，如果自己消失了，会在世上留下怎样的痕迹？

似乎这痕迹微不足道，小得可以忽略不计。

他把空闲时间浪费在思忖“胡佛”是否已经变成真空吸尘器的通用名，还是像别人说的那样，只是一个品牌名。

每当这时，胡佛真空管就像一根软塌塌的话儿似的躺在他车子的后座上，嘲弄他若无其事的恐惧，讥笑他居然迈着鸽子碎步朝刽子手走去，鄙夷他软弱无能的踌躇。

十二月二十九日，阿吉去看老朋友萨马德·迈阿·伊克巴尔。

对阿吉来说，萨马德不仅是非同寻常的密友，还是交往时间最长的老伙计——位曾经与阿吉并肩作战的孟加拉穆斯林，他让阿吉想起那场战争。

有些人一想到那场战争就会想起肥肥的火腿，想起在腿上画丝袜之类的往事，但阿吉想到的是枪炮和

<<白牙>>

打牌，还有味道很冲的外国白酒。

“阿吉，我的好朋友，”萨马德温和而亲切地说，“你一定要忘记这些有关老婆的烦心事，过一过新生活，那才是你需要的。

好了，这些说得够多了——我跟你五先令，再另加五先令。

他们坐在最近常去的地方——奥康奈尔台球房，用三只手玩着扑克牌：阿吉的两只和萨马德的一只——萨马德右手断了，呈灰白色，不能动弹，血管已经堵塞。这地方半是咖啡馆半是赌窝，由一家伊拉克人经营，这一家子的很多成员都有皮肤病。

“你看我：和阿萨娜结了婚，精神都好起来了，你明白吗？

她让我看到了希望。

她是那么年轻，那么生气勃勃——就像新鲜空气。

你向我讨主意？

我就是这话。

不要过以前那种日子——那种日子不正常，阿吉宝德。

对你没好处。

什么好处也没有。

萨马德同情地望着阿吉，他对阿吉怀着非常亲切的感情。

两人在战时结下的友谊曾因分处两个大洲而中断了三十年，但是，一九七三年春天，已人到中年的萨马德，却带着小巧玲珑、面如满月、年仅二十岁的新娘，到英国来寻找新生活。

在这个小岛上，萨马德只认识阿吉，念于旧情，他找到阿吉，搬到伦敦，跟阿吉住在同一个地区。

友谊又在两人之间重新点燃了，发展缓慢却很稳固。

“你打起牌来像个基佬。

萨马德说，并排放下两张决胜的皇后。

他优雅地用左手拇指轻轻弹出这两张牌，让牌呈扇形散落在桌上。

“我老了，”阿吉说着，一把掷下手上的牌，“我老了。

现在还有谁会要我呢？

第一次找对象就够难的了。

“胡说，阿吉宝德，你还没碰上合适的呢。

这个奥菲莉娅，阿吉，她不合适。

从你跟我说的情况来看，她甚至都不属于这个时代——”他说的是奥菲莉娅的疯病，有一半时间，她以为自己是十五世纪著名的艺术爱好者柯西莫·美第奇的女仆。

“她生不逢时！

她根本不属于这个时代！

也许可以说不属于这个世纪。

现代生活出其不意地把她抓住了，她就发疯了，完了。

你呢？

你就像在衣帽间里拿错了衣服那样选错了生活，拿错了就要送回去。

另外，她也没给你生个一男半女……生活中没有孩子，阿吉，那还有什么活头？

可是还有第二次机会；哎，对呀，生活中还有第二次机会。

听我的，我懂。

你，”他用那只残疾的手很快耙进一个十便士硬币，接着说，“根本就不该和她结婚。

该死的马后炮，阿吉心想，马后炮总是百分之百正确。

<<白牙>>

媒体关注与评论

新千年第一部伟大小说！

——《旧金山纪事报》

——《华盛顿邮报》

仰与性等所有重大领域。

——《纽约时报》

这位才气纵横的细节大师，堪称后现代化的狄更斯。
一部雄心勃勃的小说，涵盖了种族、历史、政治、文化、信

<<白牙>>

编辑推荐

北伦敦。
世纪末。
一个完全中立的地方。
三个家庭。
两代人。
一出荒诞大戏。

这里有世界上所有的肤色，以及白色的牙齿。

匪夷所思的荒诞故事，在相同的白牙那炫目的闪光间悄然上演…… 《时代周刊》年度10大好书，《纽约时报》年度10大好书。

一部奖不完的书！

荣获英联邦作家最佳处女奖、惠布瑞特最佳处女作奖、贝蒂·特拉斯克奖、法兰克福电子书最佳小说奖…… 入围英语文学最高奖布克奖、女作家最高奖奥兰治奖、惠布瑞特最佳小说奖、全美书评奖…… 图书被翻译成30种语言，作者入选文学杂志《Granta》10年一度的最受欢迎年轻作家。

新千年第一部伟大小说。

——《旧金山纪事报》 一部雄心勃勃的小说，涵盖了种族、历史、政治、文化、信仰与性等所有重大疆域。

——《纽约时报》 这位才气纵横的细节大师，堪称后现代的狄更斯。

——《华盛顿邮报》 小说可与拉什迪的作品媲美，锋利、闪光、复杂。

——《出版家周刊》 文字妙趣横生，主题凝重庄严，穿透力直指人心！

——萨尔曼。

拉什迪 她集睿智与尖锐于一身，准确把握了我们所处时代的脉息。

——《时代周刊》 新千年出类拔萃的首次登场。

——《观察家》 一部如此野心勃勃而又极富魅力的小说，几乎前无古人。

这里有你想读到的所有情节：忠诚、偶然、绑架、爱情、信仰、友谊和家庭，但作者处理得如此巧妙，每读一页都有柳暗花明之感。

——美国亚马逊网站 只管相信对此书的赞美，带一本回家，漫卷书页，尽情享受阅读的美妙。

品尝完每一个句子，你会情不自禁地转回头，开始第二遍阅读。

——《泰晤士报》 同名英文原版书火热销售中：White Teeth

<<白牙>>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